官許

論語經綸 卷一

學而義函

學

ロ仁12
1693
1

官許

論語經綸

大垣藩井田徹助著

ロ12 1693 1

書新刊論語經綸後

昔杜預爲春秋左氏傳集解佗〻謙於此竟乃成自言有左傳癖矣吾藩文學滋井田翁嘗以易象解論語精研弗倦殆廢寝食至於對人或不敘寒暄遂著經綸二十卷積久而成亦可謂論語癖矣今將上之梓索余附言特責甚力余素惜於易

學何爲以雅之雖然爲之是著所
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者歟嗚呼
好學至於爲癖不亦奇乎後進之
士篤信好學必有所足矣未安乃不
一之耶

己未陽月　鐵心小原寛識

津藩津坂道孚書

癸丑歲大垣井田子載來受學於予乃父
曰澹泊先生嘗所著論語經綸二十卷託子載
見示其書以周易解魯論爲章卦爻以
次配之以援象數而發揮于義理如漢儒
人洪範五行之傳蓋平生精力所注者
其可謂勤矣以傳布多費今未克雕
學不爲改二篇子載與同人謀按勘其

句字已竣悦序之曰學古之業莫先於通經經之
之塗又莫要讀論語顧天下之人亦誰不
讀論語者或以謀而壯廢或枝葉之徒勞
或僅得其一二輙已勝自不休故其佔畢諸
誦之者乃爲疏剖解之者偏滿之而得其
通者㡬希時俗之學子方汲於管捷研經倦而
文章乃毎章熄而詩酒喧杜甫詩人之魁
世短視論語爲小兒學問故亦是文人之雄

如合併衆千易論語二氏且角何有於末流
於不載道之文与章乎無性情之詩紛紛爭作不
可因說而後生傚尤且讀之化玄其無暇治一經
也於此乎時能彈終身之精化之平廿篇黙
而契之無它厭其義說經時有不通曉者抑
可不謂之篤信好學之士耶經論之成惜未知
作者辛苦如何狀但記文史先生之草論語說
約會經史攝百氏凡例墻美莫不以之如此

者十餘年書僅未成今經綸枝然完備知其筆削之勞比之先師蓋有過無不及一日不啻重乎人或尤翁以不賦詩不作文遂議及此著之無用焉自其無用而言之物皆無用自其有用而言之則皆有用也吾未知時作詩文者所謂有用者亦竟何如耶要之經綸之作難於困題之際意勞於趁韻填字者其勞與難而外名利以勤之斯知篤信好学世不多有之人淡泊氏

而止耳論語合易書未嘗有其書經綸而止耳以是者成於是人於其所家皆有之詩文相以戦言其短長不亦甚乎中作學者之錮人也恪既厭詩文之陋處研經之或炬而嘆当為伝之士之難為得也於是乎言

是歳六月中旬津城井恪士恭

論語経綸附言

理數之學其来尚矣初起於河圖洛書著爲卦爻及乎周代彖爻之辭已備十翼之傳大加發揮之以成天下之亹々精義妙道實爲理學之淵源至其探賾研幾則夫子之聖猶欲假數年以學之韋編之絶易其至矣哉 大垣儒文學淺泊井田君講求其

精微玩味積年以及論語觀其篇章自與
易象相符分彙錯綜剖析微言以成一書
題曰論語經緯于是攜遊過以見示遇接
晤時未得盡閲其說之詳其書總閲篇
首數章一片鱗甲實足以概全體唯其
為道用心可謂勤矣余學植淺薄於易未
能彬彬焉卒業讀論語而考之如學而為政

篇目自有次序不可相易而其篇章脉絡相
承所謂記事義見者又有之開卷第一章之
大義包含一部則之士論二章三章說仁一正一反
亦自有次第為政首章以北辰喩一德之
運用而次章詩三百一言可蔽之義思之過
半矣因私謂讀夫子論撰之意不可不以精
細參求試以類推之屢遇其義之不通

勤覧強以盡其説於是乎惕然自省以
閲耗耳果之此挙非踏襲前人蓋其
所自得云可謂先獲吾心矣昨識別始之迫不
遑所居並編其首附之之宗也同臭之好不可
黙止姑叙鄙言之梗略處處心畫亦何能盡
意乃如所疑別諫以質之顧撫議以策之亦
異之説也經編之筆舉須俟他日之大成以

賛揚其美此余所期望也
壬子菊秋
肥前草場韡敬撰

叅互錯綜周易文魯論妙
理一齊分使氣今日知音
少千歳豈無揚子雲

澹泊井田先生來過見示所著論語
經綸其以易象解論語周懇精渺甚
發千古之蒙云因賦此奉呈

芋場庵主拜具

書井田君經說後 芋場

是井田君者觀其謙虛沖
退必不但有如是之說讀
此卷者驚其創新之異或

不及窺君々為人予既是
面又聞其說故頷教語以
告世々未相識者若此說數
十年精思所得纔出鑿隱
豈可勿卒而讀乎要有知洋

峨者矣

壬子孟秋　豐後廣瀨建書

[廣瀨建印] [淡窓]

書論語經編後
易象盡天理論語老人
道之言皆理離之則二
合之則一柳子厚謂佛經
之旨與易論語合佛經之
合論語與否吾所不取也

稍去冗語而配而録之
可得而見焉大垣澹泊井
田翁尤精于經理又通論語
遂以為解論語勸為之書
名曰論語繹解屬余跋之余
淺學未足以知之當否但

以為務去冗能及之而經當焉
其詳審乃之甚詳孫矣
至人為一要為讀論語者
之人亦未及也渕覧之餘題
數語於卷末以塞之
安政乙卯孟夏

伊勢拙堂處士齋藤
謙撰并書

齋藤謙印
拙堂隱士

古人有言曰論語者五經之錧轄六藝之喉衿
其不信哉盖二十篇之書我先聖取以施教其
辭恬澹其旨深蘊上攝易六經而下生孝經三
書虞舜聖人命契在寬之教後聖君子經綸講
習之道道德大原天地性命之理人倫日用仁
義忠孝之訓盡於此矣其可謂萬世之典法而
百王之寶鑑也吾
東方鞬櫜之後儒風大闡隆熙之盛雖堯舜之

治莫可加焉於是吾儕小人頗得涉古今傳註焦思於聖賢之學者豈非昇平之賜乎予性至愚魯鈍勉讀論語有年于茲矣一旦恍惚如有自得焉者始取於易象以為之解徵諸六經傳記旁採諸注有據者斷以本文篇篇循序章章班次斐然成章粲然成經循循乎變化不究猶易之立象盡意也積歲之後遂成二十卷卷各一篇名曰論語經綸其意謂論語之書悉觀法於河洛察象於易道以闡六經之蘊旨以明人

倫之要道而論語為之經綸矣今謂其略以明其道學而第一學也為政第二政也八佾第三禮也里仁第四仁也是為第一位執定法以為否初六也公冶長第五脩身也雍也第六治國也述而第七廣業也泰伯第八崇德也是為第二位履實事以為否六二也子罕第九行權也鄉黨第十反經也是為第三位行時宜以為否六三也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皆與中行也子路第十三與狂者也憲問第十四與狷者也

是為第四位與有德以為否九四也衛靈公第十五教諸侯也季子第十六教大夫也陽貨第十七教陪臣也是為第五位教在位以為否九五也微子第十八正進退也子張第十九致至難也堯曰第二十成大聖也是為第六位極神化以為否上九也全體凡六位取法於乾坤始乎執定法終乎極神化此則論聖人之道也六位而二十篇始乎學終乎成大聖此則論賢人之道也二十篇而一百段而百八十條而五百章首章則始乎説中乎樂終乎君子君子以下之事也末章則始乎成其德中乎立其位終乎知其人君子以上之事也始乎君子以下終乎君子以上此則論君子之道也一章有一章之道一條有一條之道一段有一段之道莫非道也上論下論莫非論道之語矣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非由有二十篇之傳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漢唐而後至乎明清傳疏義説紛然而夥獨何晏程朱之書盛行于世其他則以各所偏

見言之要之龍鱗一片全豹一斑耳欲以之治乎經義所謂炬手照山猶為未明亮也雖然六經在焉易象存焉叅互考訂斯以研磨之郁郁之文與韞藏之秘如有可得窺者焉乃不自揆言下以使吾黨子弟童蒙初學者知所歸仰先脩諸己推於家行於國研而究之又三復之於以報盛世之恩荅雍熙之化庶乎不無小補云

安政紀元歲在甲寅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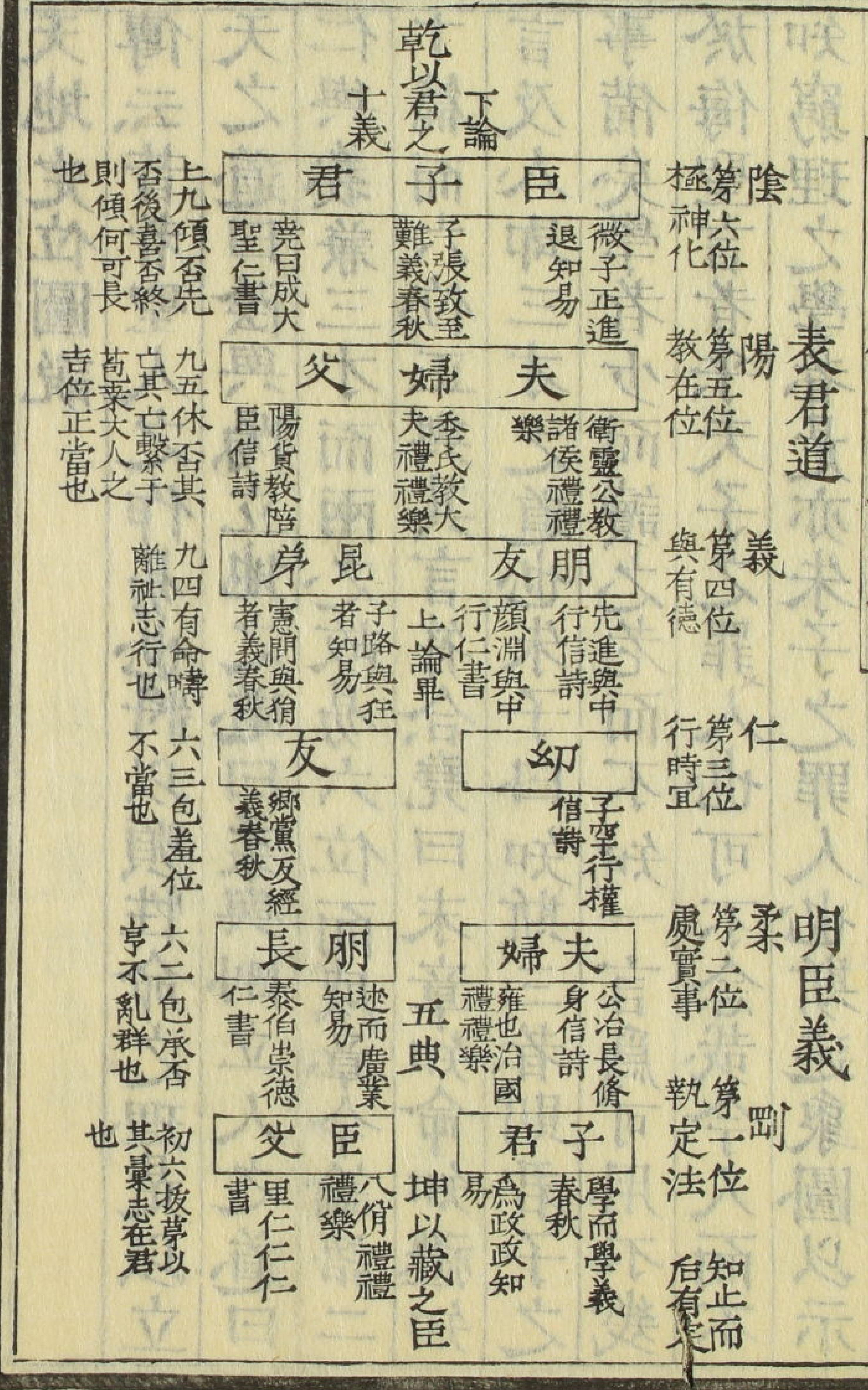
井田東均自序

津藩　井埜好問書

天地定位圖說

傳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位而成章今論語二十篇而六位正與其言符合堯曰末章知命知禮知言及人即三才之道也朱子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今人而不知窮理之學者是亦朱子之罪人也斯述象圖以示蒙士

論語全篇六位三才之圖



論語經綸象圖引

謹考易天道也論語人事也人豈可離天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皷之舞之以盡神論語之書蓋亦取法於此以盡性命之理者也論倫也語吾也夫人有倫則動有吾則語言動棼錯交須叓不息是故聖王建極而明乎道焉乃六經之所無教夫子常所教誨之語是也以立天下之大本以明人倫之要道而論語為之經綸然世有明晦人有賢不肖則風與時移俗與世變故道隨盛衰教亦不能無變動焉故其

書觀變於陰陽察動於時變以傳經綸之微意是以篇章循序脉絡貫通往來變化不究猶易之立象以盡意也上論五卷十篇其章數二百五十六條此法天道取諸易象六十四變四循環以畢于卷其五卷十篇者則為五典十義之等共二百者十各一則歸之於天陰陽共一條者係之下論則餘五十五者此河圖大衍之數即法乎天道之徵也是故上論之教法天道行人事學而為政以至子罕鄉黨下論主人道歸天命故首先進顏淵而終於子張堯曰又倣上論而則地道事順成者也亦取諸易象四循環以終

于卷而易成言乎艮故論語亦到于艮而止以餘十二卦自漸至于未濟配之每篇學而至于顏淵十二篇是也且十二卦皆六子之爻以其六約歸乎乾父以其六歸乎坤母則終成乾坤也其餘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以契合各篇自子路至于堯曰則率彌綸於總篇同歸於天地一元為下論凡二百四十四章又以五斷之則為四十九段也其二百者歸之於地柔剛餘四十五者此洛書五行之數亦則於地道之驗也上下合一百段五百章可以觀大衍之象矣凡厥天地同體仰高之德一貫忠恕四教八達之道悉具

備焉是論語之爲經綸所以極神化之妙也於是乎
皇極道正仁義教明循環無端廣大无窮豈不寔乎
均再按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歷序群
聖之統而述知道之要之語蓋知孔道者莫知孟子
又程子有言曰知易者莫知孟子而孟子以後學易
者亦莫知程子朱子也而程子說學而時習曰習重
習也此以習坎解之朱子又論顏冉之學曰克己復
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此皆解論語以易豈無
意乎先賢既如此後學不可不習謹列經綸象圖標
示活動微指焉學者洗心於此以讀論語其亦庶幾

乎其近取譬者也
天保十五年歳在甲辰秋九月井田均謹識

論語經綸象圖上　法天道　明臣義

卷之一　人道之一以貫之

學而第一　䷴漸象子倫義函

凡十六條比類而合謂之綸五色成文謂之章今以二綸之以五斷章裁以為三回三段

此篇法春秋經主義教故其文剛又子以四教故亦以文行忠信為循次通貫總篇也

鳳儀

䷁坤　學而章易　經知教

䷀乾　孝弟章書　經仁教

䷂屯　巧言章詩經信　教樂亦及之

䷃蒙　三省章春秋經義教

䷅訟　千乘章禮經禮　教和亦與之

右第一解一段文敎

䷄ 需 弟子章春秋經義敎

䷆ 師 賢賢章禮經禮敎

䷇ 比 君子章易經知敎

䷈ 小畜 愼終章書經仁敎

䷉ 履 溫良章詩經信敎

右第二節二段行敎

䷋ 否 父在章書經仁敎

䷊ 泰 禮用章禮經禮敎

䷌ 同人 信義章春秋經義敎

䷍ 大有 食無章易經知敎

䷏ 豫 貧而章詩經信敎

右第三節三段忠敎

獲麟

䷎ 謙 不患章春秋經義敎

論語經綸卷之一

大垣藩　井田均耕夫著

學而第一

先揭學而二字以設篇題置諸開卷第一明人不可以無學也夫玉不琢不成器人惟萬物之靈而不學不知道是故聖人爲之先師學以道之矣按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退而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

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東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孔子聞之曰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蓋當是之時而天下陰暗也夫子將欲以廣大至誠之仁志復興於文明之治爲然當時君子徒馳刑政之末途不務斯學之本業故孔子沒而門人編論語亦繼微意纂遺訓以垂洪業於萬世其旨至哉遠

矣斯考其爲書先以學而標卷首堯曰以爲終中篇鄉黨以矯激於衰政凡二十篇悉皆救時傷世之教誨也學而篇師於春秋經專主義教且於其倫也爲子道今擧一隅徵之爲政因易經知教也其倫爲君八佾本禮樂禮教也其倫爲臣里仁祖書經仁教也其倫爲父他皆可推知爲若言其學之序則有義而知有知而禮是業之所進而學而其端孝弟先教以至于里仁也若言其教之序則仁義禮知是性之所固有而不可離之道德也

玆六經錯卷。五倫綜文。輨轄經綸互爲應變。而其要歸乎一。可見論語之爲精撰。而蒐輯之有條理也。何以定其序。變易在焉。遺訓存焉。而夫子之敎先德行。故於此篇最奮起乎王道之本由斯學而興矣。凡十六章。蓋據周易漸卦設篇者也。請又發揮一端。艮下巽上漸。巽數九。艮數七。且巽爲木。爲下弦。艮爲山。爲缺。則是月傾山林。既望之象。將以至晦也。故十六以定章條。亦形乎陰暗之世矣。後之分篇定章。皆可類推。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於是乎。可不興於學而之業乎哉。漸進也。學可漸以進乎德。又巽風也。艮德也。聖人風化施德之象。故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此是篇之所以立敎也。又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才德既調。而後可從政。故次之以爲政矣。又按漸得循序而徐進也。六爻各以鴻繫之辭。當知群弟子各受業。正進乎道之序矣。鴻之爲物也。先後不亂。列春秋不愆期。其義烈負操如此。豈不春秋義敎之驗乎。抑春秋夫子微旨之所止。而此篇所以始於敎也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謂學古道。唐虞三代聖王之所垂敎。人所共由之道是也。詩書禮樂謂之業。孝弟忠信謂之事。脩其事業。身躬行之也。時于時也。謂常時習學習也。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古人所業。躬常服行其所學。熟復不已。以克習與性成。故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謂脩道也。豈徒誦習之謂乎。說皇疏作悅。今讀如字。爲訓說之義。字書。述也。誘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也。言師古道學之。而今有習得于茲。則此習倣之事。不亦

論說而敎之於當時乎。夫子不敢居師道之尊。故不曰得而曰習。不曰敎而曰說。皆謙辭也。易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是也。夫日月運行。寒暑不失時。地道順成。萬物得處。昔文明之世。鳳凰來儀。夫子學聖王之道。猶習鳳鳥之儀也。旣有仁德。其如斯赫然天德。宜南面以爲王。而不得乎位。則苦處爲人臣之分。正盡剛直之誠。豈無二王之赤心。道以任之。學以業之。普敎化萬邦。猶地道之育萬物也。盛德大業。誰不敢仰哉。蓋此章以易爲經。坤以象之。知敎也。夫易聖王之龜鑑。而學可以磨性知

周末天地否塞。君臣道不明。可謂坤暗之世矣。故坤道以配之。當以習牝馬之貞也。而君子獨不習其貞。厚德載物。乃教說之所由設。此斆者學之半。而所謂前迷失道。後順得常也。故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又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此之義也。然則此一節。論語中之大綱。而孔子一代之盛業。一語盡之。尤爲此書之基本。故曰萬物資生。可見論語總卷。皆是教訓之義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說而誨之。故有信道之朋。來學于此。斯同學之事。豈不亦樂乎。此得同志而教育之。何樂加焉。君子以朋友講習。故自近及遠。從者益衆。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是其證也。今謂遠方者。是地之方形。夫西南者。人臣之所處。而夫子順處乎坤位。乃與羣類俱樂乎道焉。此敬義立而德不孤者。可見坤厚載物。德合无疆之象矣。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而不爲時君所知。此語適當是乎。又易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者。即是之謂。而東北者。謂爲政及八佾也。八東方也。公卿大臣之所居。乃季氏八佾是也。北君位也。帝王之所爲政

乃北辰居其所是也。此言與斯與朋友樂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故曰利東北喪朋宜乎。爰已發人不知之歎也。一說以悅樂中爲學者之事亦可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旣曰朋自遠方。又曰人不知。何其語之觝牾也。則知斯人是在上之人矣。隱諱不敢指斥。是亦春秋義例。慍與氳通。心蘊積而恚見顏色謂之慍。三已之無慍色是也。君子成德之名。本有位之稱也。言旣得英才之士。雖與之共樂也。其實欲使薦之君

而達道於天下國家焉。然在位君子之人不知。則不爲無蘊鬱而不慍者。雖其人在下位。是不亦脩德居業之君子乎也。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其惟君子知命。故不慍。易曰。不見是而無悶。子曰。夫遇不遇者時也。夫天地閉賢人隱。君子在野而小人在職。見賢而不能舉。乃上無明知之人。陰陰然坤暗哉。抑可以象此章矣。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亦此義也。按學而一篇論朋來之意。故但見弟子務本之綱領。未及君之問。而爲政一篇序人不知之義。故記選賢舉德之要

法。始及時君之間後分篇次章亦歸於此兩句而文法關鎖有喫緊。而此章不獨統於論語又已含蓄學庸之意。蓋學習明明德也。朋來親民也。人不知止至善也。便性道教。亦可察知矣。是君子不慍。卽愼獨之事也。學者終身儆之有不能盡其義者矣。此是章之所以冠于總卷也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習禮樂。此承上章綸之。以見君子之本業。學莫先於孝弟。故以此置首。因立學之標準。蓋以書爲經。乾卦以象之仁教也。泛語孝弟之爲人其實。憫當世之言也。當是時。亂臣賊子充盈邦家。而君子未如之何。所以然者。由教本不立故也。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莫先於孝。有子習禮樂。而曉於禮之本在孝弟矣。子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其爲人善事父善敬兄者。從無犯上之行。而世或有之。故曰鮮矣。忠順能事君長而作亂於國者。必無之也。然犯陵長上。作亂國家者。今如斯。則君長之身不行孝弟也。亦可知已。孟子曰家之

本在身管子曰孝弟仁之祖蓋皆本此義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古之君子學道必先務其本有子首唱此議以創大道根本也務本猶言農務稼本也務則其益无方君子之治國亦猶如是乎凡物有本有末事有始有終不可以不審焉君子懋德有司務職農父務稼所本各殊書曰民邦之本本固國寧夫政君以民爲本民以君爲始有司以其職爲本以身爲末所處各異不可以不察也苟長人之君若止知民爲邦之本而不務我之本以臨其民則所謂方

枘納鑿事有司之所爲以務財利之末不誤國家者幾希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既有犯上作亂之語便知本末顛倒上下錯亂之時矣然則君子之所本何曰德也行德以身何以修身孝弟而已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言君子務本德化施下斯敎本立而仁道由此生所謂堯舜之道治國之要是而已書曰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是可觀爲政之原已在此而啓其本也明敎顯上而下焉有不歸仁者乎亦可以見乾道大明之象矣故易曰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又云終日乾乾是皆務本之義而所謂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然則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抑仁道之不行於國家者本之不立故也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章次上章而與下章綸之卽前章所謂仁之釋語也蓋以詩爲經屯卦以象之信敎也凡人性信者直言義者正色然不容無道之世若夫友之無信義却得僥倖者衆故戒之然言僞巧辭言粧令顏色者要之有信義直正之仁者鮮故曰剛毅木訥近仁是見孝弟之至其實爲仁也按巧言之戒始見書堯典而詩書及論語往往載之君子簡人之際尤爲當辨之急故於此篇亦次有子之語以誡時世矣巧言之語尚書頗居多此特以詩爲經者何蓋詩者性情之所感發而主信之敎也故以爲之經小雅巧言篇是也其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由此觀之巧言之小人專權縱讒亂其國政也如斯可不畏乎又詩有令儀令色句是添令儀二

字。乃爲美威儀令德之辭。乃仲山甫之德也。其佗
專云令色者。皆治色粧容之謂。經傳所深誡也。令
色。大概以情欲言之。女色之溺人也。亦不淺淺。故
巧言令色。並言其損害。曰色莊。曰色厲。曰治容。皆
謂令色之害。而巧言者必令色。令色者亦必巧言。
故巧言令色。一而二。二而一。然巧言自巧言。而令
色自令色。其害惟同耳。今舉一例。徵之冏命云。愼
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傳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是巧言與令色二也。又子曰。巧言亂德。是一事之
證也。巧言之害。詩經既詳之。令色專主情欲。聖人

常禁之。於周易屯卦尤戒之。故此章以配之是也。
今晰歷以眎之。震下坎上屯。坎爲水。水氣上騰爲
雲霧以覆天光。震雷乘勢振威於暗雲中。其聲驚
人瞑世。巧言之象。雲陰翳明。令色之象。屯者。盈也。
惑世小人盈邦滿家。皆以巧言令色爲事。雖有仁
者一陽來復。微微難生。仁德屯屈未發出。故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是可見仁字在矣字下。仁者爲小
人所壓。而屯屈未伸矣。文章有倒語之法。因知叔
世亦倒也。屯者。物之始生也。順成既敎仁者動於
矣之下。是屯初九君子動於地下。以成一陽來復

之象。時暴亂窮。逆賊至。姦雄道長。塞諫諍之路。萬
民逐其陽復。屯聚于聖門。此其所以擬屯也。物屈
未伸。竢陽之長將發。出。如有子之說教本。是之謂
元亨。已發而教化德施。則巧言章變成曾子章。曾
子至孝魯鈍人。而童蒙幼學亦草昧蒙卦之象也。
是謂利貞矣。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今見巧言之輩。
漫漫有欲往說之者。如屯六三。動情有攸往。斯所
謂半面學生。道聽而塗說。皆棄於孔子者也。故曰
勿用。尚言利建侯。乃自立教導童蒙。是建爲侯之
象。次章乃當春秋義教。而曾子獨獲其實矣。彖曰。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朋友交會。可以生大
道。然難生者何也。一陽仁者。微微動乎巧言之中。
是以難生也。大亨貞。雷雨之動。一仁伏矣。下雖微
必當日長。故大亨以貞其德。遂可成雷發動。坎水
亦可成雨潤下也。上正朝廷。下潤萬民之象。滿盈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以造草昧。蓋以一仁之亨
故也。夫子宜建爲師。然世不可以寧靜矣。以上取
屯卦辭及彖傳。直解如此。又爲示一象。以便童蒙。
水雷屯。顚渝乃成雷水解。此聖德滿天地。萬物解

之象雷巧發言雨令潤色又以矣下之仁冠巧頭則晋晝日三接之象而所謂君子以自昭明德是可見仁則巧言令色鮮矣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小人屯上以爲雲君子屯下以成雷斯觀其象將各俾其發於是乎綸三才之經也今如此章君臣道不正巧言在上仁者在下斯以經綸則小人退下君子進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相和人倫可得正矣且屯卦專主人情繫之辭曰婚媾有負有不負曰乘馬班如有女先男有從降又如從禽屯膏咸情慾之所放肆豈不巧言令色之戒警

乎宜經綸以明人倫也又按有子章爲乾學而爲坤則是天地交生萬物此章人倫之始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者其此之謂乎屢熟覽此文聖門徤筆所記難得解矣夫子嘗歌曰仁道在邇自嬰屯蹇蓋取諸此難得解也前有有子之務本後有曾子之三省則是此章教道之本原也本立而道生然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非此以爲經綸焉得見其美乎今又奉天命人情之教謹據易象以著變化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蓋仁者萬善之長。而所謂君德也。在上爲定。又矣字賤。故不字訓。奴婢貌。字書以爲語已辭。在句尾爲常。而今以矣乘仁爲不正。而磐桓將以下仁。故曰。磐桓利居貞。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磐。反也。桓。還也。謂矣仁之進退也。又以仁貴下矣賤。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孔子行謙之象。又曰。利建侯。謂宜仁進矣上也。亦夫子建爲師之象。初有子章疑爲仁之本。其與字。往學而章。貧問之。曰。君子乎。尚慕其德。來此化爲矣。所謂六二屯如邅如者也。時矣字。乘仁字。自悟其非。如次章

下以變乎字。故曰。乘馬班如。馬指仁。班。班次下馬也。兹仁字。視其有禮。將以娶之。故曰。匪寇婚媾。矣字。貞守義固辭。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也。今按十年者。以一字爲一年。宜數助字。自次章之乎字算至于子夏章之矣字。是爲十年也。於是始復見矣字。禮女子許嫁。笄而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友常也。矣字。貞操至其久。終嫁其仁賢。正之至也。故曰。賢賢易色。豈不亦信乎。經綸道正則鮮亦從下。他皆效此。色進。令令退。色巧下言。言上巧。於是六位三才各綸其經。爲乃言巧色

令。仁鮮矣是見君子小人之分也。凡言巧佞奸竊
色令艷。淫慝。而君子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善
其威儀。皆可以成德。然有巧言令色混淆之亂爲。
則可撰以辨真偽也。今士人而不知信義。劣于彼
奴婢之輩。噫。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性至孝。能通孝道。因受孝
經。此章謂忠信之仁術者。故反巧言之偽而論之。
蓋以春秋爲經。蒙卦以象之義教也。中心誠之謂

忠。言行實之謂信。習講習也。應于時習之習。飾情
於外者必詐。其不義也可知。盡誠於內者必正。其
仁也可見。曾子性魯。而嘗受孝道之傳。又得一貫
之宗爲。夫子雖未許以仁者。其反覆丁寧如此。可
謂好君子成德之學者。就謂之仁行之術可也。與
彼巧言偽情者殊懸絶。蓋春秋之世不啻爲人爲
君謀。而不忠者不鮮。豈翅朋友交。列國諸侯與盟
交會。而不信者亦有之。非徒不習。餬四方事游說
者衆也。曾子懲其如斯。深自省察。不敢言國事。復
可義教乎。質直孝順之至也。右語云。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知言哉。若此章。至誠淳然。溢於言表。學者何不思也。夫學。孝弟爲本。忠信爲質。前有有子之語。此有曾子之言。孝弟忠信同出一轍。是聖教之有漸。而又論語之所以爲章次也。愚按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蓋荀子祖此語。而三作參。因考今吾日三省吾身者。雖以三事言其敎有由來也。故於不忠不信不習之下。皆貽乎字。以察吾身。三者。三才之謂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也。曾子嘗於孝經受三才之旨。今亦用此省之。又有子章爲天經。學而章爲地義。巧言章爲民行。則是的然三才之敎也。蓋孝之道。三綱之所由立。而經綸之所由序。百行之敎本也。曾子得其眞旨。不輕傳人。惟敎是習。周易蒙卦是也。吾爲艮。習爲坎。即蒙象也。蓋曾子童蒙者學道於夫子。故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於此時經綸寔始。巧言之徒雖稍退。而天下猶未寧。道未開。是謂草昧之世。非孔聖得童蒙而養之以公正。焉能有繼往聖開來學之美哉。故象曰。以亨行。得時中也。童蒙求我。志應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今仰觀上。則艮山高聳。以障日光。俯察下。則坎水谿

深。以吐雲霧。朦朧人道未開。故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孔子得時中。正養民之象。若曾子三省。亦以是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於此時夫子之德未光。故脩道育德也。夫泉者。養之本也。而在山下未顯於世。曾子獨習之。得童蒙之吉者。而當時鴻濛。所謂不忠不信不習者。各行險以徼幸。還以淳朴童蒙侮慢之。故曰。瀆蒙也。是所以省爲人謀與朋友交爲乎。曾子既聽至德要道。以盡事君之忠誠。故曰。順以巽也。又爲傳習之象。若乃蒙上九。飭不順之令色。不知終爲之寇。反以童

蒙忠臣寇撃之。故曰。撃蒙不利爲寇。利禦寇。尚用巧言令色。不忠不信之輩。而不擧傳習之人。不亦蒙乎。今爲人謀以巧言。故不忠。與朋友交以令色。故不信。獨童蒙善容言而下賢。惟教是順。非曾子其誰能達之。夫子有言曰。夫達也。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其此之謂乎。此章盡蒙象而通其道者。唯曾子而已。蓋艮取象於人身。吾身是艮也。不忠坎險之象。朋友亦人。艮象不信。亦坎水之象。傳師德亦艮。習。習坎也。所謂習教事者是也。爰知聖學之源在于傳習。而

道濟天下。名達四表。百世永被德澤。爲垂道統。爲學者宜潛心玩味。又忠天道也。信人道也。習地道也。豈不三才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前有子之語。已肇爲政之端。謂君子務本業。此章揚先王制法。以明治國之政要。後世言經濟者。徒事刑名法術。謾說平準貨殖。以追財利之末。何爲不由此憲章也。往論孝弟忠信君子積德之教。而此承上以綸之。蓋以禮爲經。訟卦配之。禮敎也。道導也。謂以德爲之政敎。言道千乘諸侯之國。無慢政務。敬其事而信。上信其令。則國人懷其有德也。制財度計出入。節儉國用。而愛撫人民。則下服其禮法也。斯用賢能而然也。使民不妨農時。則食足國富。不傷財。不害民。而後禮義可敎。爲仁政可敷。爲是治國之要也。次章所以敎之。按禮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重民力如斯。然當時已垂其議。上侈奢而下窮厄。擅興土功戎事。而妨奪農務。民不堪其苛虐。訟爭之所以起。故此章以訟象之。因誡當時也。前章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設使其

不忠爲政則上下相違而訟爭起故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若夫悔過有孚窒惕則需象。是訟元吉者。亦治國爲政之要道也。

以上五章學而第一解。以屬文敎是爲第一段也。愚按五色成文謂之章。比類而合謂之論。理緒而分謂之經。經常也。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知天地之化育大經者謂五品人倫。大本者謂德性全體也。蓋論語之敎。先立大本於此。以厚人倫各盡其美。是可以爲天下後世之法。所謂經綸是也。聖門之學。以求仁

爲要。其所以爲之者。必以孝弟爲先。故繼首章以有子之語。其於賊之。必以巧言爲餌。故次之以戒之。其於省之。必以忠信爲資。故又次以曾子之言。前四章是爲學之本。千乘章是治國之本。今有子章爲仁。曾子章爲義。千乘章爲禮。學而章爲知。巧言章爲信。則是孝弟忠信仁義禮知之敎。而經綸之微旨。亦有默契焉。夫苟脩其身。以爲治國。則學者能事畢矣。斯先立大綱領分章段而裁之。亦所以使學者索於洙泗淵源也乎。

三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以上五章皆文教而下五章皆以行教之蓋循四
教之則也已改端亦先孝弟以昉爲仁之行此章
其始也上章言治國國富而立教古之制也故以
此論之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古之教者
家有塾黨有庠當時學校之政雖廢孔子獨取先
王之法修經以詔天下後進爲萬世之儒宗此章
之言是也蓋春秋爲經而需配之義教也而春秋
之世同姓相食上下相侵父子兄弟不和者有之

出入悖逆人惟浮文而身不行謹信春秋傳所謂
親富不親仁者是也今教弟子因以諷刺時世是
義教也弟子門弟子也故不曰子弟而曰弟子夫
子素以文教人而其所以學之者爲躬行孝弟也
故云内則事父兄外則事長上謹言而信行汎愛
矜衆人而親昵仁者當以求益其學如此而已弟
子別無暇日勉其行力有餘則學六藝之文也夫
子教弟子不許躐等漸至之大成爲爾夫然後足
以化民成俗近者悦服而遠者懐之此大學之道
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蓋子以儒自居

需卦象。卽是也。夫需者濡也。雲上致雨。以濡萬邦。聖德達于天。致雲成雨。而濡萬邦。膏澤施於世。化民變俗。上道下潤。故曰需有孚光亨。乃前章治國之象。亦可見爲。夫子既果行自依乎中庸。與民偕居易而樂天。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今此章以飲食之道養弟子。是儒教之皐祖也。斯道由是弘。又汎愛衆坎水象。而親仁乾天象。是需卽濡。濡亦儒。儒者之稱。豈不粲然明白乎。且此篇以漸配學。夫子所謂超而又超者。夫鴻儒之風。可想見矣。莊周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亦斯之謂乎。

䷆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習於詩。能通其義。或曰。受易春秋於孔子。又傳禮。著在禮志云。孔子既沒。居西河敎授。爲魏文侯師。此章次上文學文序之。與下章相綸。蓋禮經師卦當之。禮敎也。夫子以儒自任。道以敎之。而儒風未盛于世。禮樂殘鈌。周道不明。有稍知學斯文。而

不識行之爲學文蓋師道不嚴故今以尊師之禮論斯學之在德行也賢賢易色上賢敬也下賢謂賢德易輕易也色謂女色中庸去讒遠色是也言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今賢賢卽上章親仁也易色汎愛衆也斯弟子受薰陶之益德之成壞禮之興廢皆係于此可不敬乎然則事父母能孝而不蓄其力事君能忠而不惰其身孝而義也朋友交際言實而行有信弟子力行其事未暇於學文其人雖自曰未學吾必謂之成德之學如公明宣之學曾子是也若

徒博學而不惇行雖多亦奚以爲今子夏文學人也其言猶如是則知聖門之所謂學者惟是明人倫之道而已蓋師道未嚴故人倫亦未明是以子夏誨之師卦是也師者非徒軍旅之師率衆以正國之謂也故曰師貞丈人吉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謂可以爲王侯之師也今賢賢敬貴也易色遠棄也弟子一主賢師遵教于父母于君于朋友則是師之象可以觀焉師以一陽德能率衆陰故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及次章君子重威朋友親比講學之象亦可見矣夫子又告之

曰。女爲君子儒。其斯之謂歟。

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前二章論儒師之道。而此承之。亦見文學必不可廢也。蓋以易爲經。比卦當之。知敎也。其語皆取易辭。言君子在位脩德。而內不剛重。則容貌不威嚴。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是也。恭安每以敎人。而苟不威如則衆望之生慢易矣。

學則不固。

七十子之於孔子。固守一師之敎。以各成學。然君子不威重。迺輕躁。則非所以爲德之固。學友有固陋之弊。遂不能通古今義理。怠慢於學。則不負固。此承上言之。若單讀此句。乃學則不固蔽之義也。

主忠信。

忠信。所以進德。主而依之。當以徼德也。

勿友不如己者。

朋友講習。可以輔仁。凡人交友。宜求其益。若不如己者。唯順從我耳。豈能有益。然若童蒙求我。非可却之。是章友字。蓋指友而敬之者。卽前章易色之義也。

過則勿憚改。

旣學而知吾之有過。則當速改。學君子以成德而已。勿文過。勿貳過。苟憚于改之也。是唯記誦詞章之學耳。非修身之學。故曰。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過而不改。是謂過。必善補過。可謂无咎者矣。按此章之半。見子罕。而其言不類。或綴輯數言。以作一章歟。是爲屬辭比事。春秋之敎。比卦象是也。比吉也。君子德成。天下和均。比輔也。親也。朋友相親比。上下相輔。以爲講學。故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也。知命爲君子。君子將履位而質之筮。聞命於天。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今孔子備重剛威儀之德

順命敎道。是謂元。衆皆順從。是謂永貞。聖德漸顯。上下應之。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今貞固忠信者。皆順敎也。不知己與過而不改者。逆道也。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此篇義取鴻正而屬辭。今失前禽者。不正小人也。亦可知矣。此章正與比辭比合。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卽可見顯比王用三驅之象。又以此章配比爻象。君子不重。此比初六爻象。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則不威。此六二象。故曰比之自內。貞吉。學則不固。此六三象。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主忠信。此六四象。故曰。外比之。貞吉。象

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勿友不如己者此九五象
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過則勿
憚改此上六象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此豈非
比卦象乎學者亦宜親比共輔仁焉爾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前章言學以爲君子之道而此次之卽其德之應
如曾子可謂其人矣斯人在上則澤可被生民故
此與次章相綸特論爲政要道葢書爲經小畜象
之仁敎也愼終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是也夫
孝子居喪哀戚之情無窮聖人立之中制從禮愼

其喪終以盡哀矣追遠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
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親沒既久感時
悽愴怵惕思慕不已祭祀致禮備物追其忌遠以
盡敬矣斯二者君子誠愼之又以見古禮不可不
法也君子厚懿其德則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書云爾惟風下
民惟草夫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今小民畜養而化于君子德風卽是風天小畜也
愼終爲天追遠爲風則是天風逅而君子容民之
象民德象風歸厚擬天是亦小畜之象也按孔子

設敎東魯弟子蓋三千矣。乃如前章親比講學。弟子彌進。取從敎者。容而畜養之。如曾子尤受敎育者。故曰。小畜亨。而曾子在下位。不敢謀其政。亦僅言喪祭之禮耳。雖其德優于身。澤未及乎國人。故曰。密雲不雨。且如前所謂學則不固。儒風未振。至此敎道已成。而德未徧于天下。猶夫子始唱道於魯之時。故曰。自我西郊也。民德歸厚。蓋有以矣。小畜施德之始。而今以曾子語表之。亦以懿文德也。次章德風及他邦。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温良之德可觀矣。今也上巽風追遠。下乾天富學歸厚。

則聖敎之必行於天下也。又可知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子貢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好與時轉貨。家累千金。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陳人。子亢至于衛。事見檀弓。此章以詩爲經。而履卦象之。信敎也。凡詩主人情。故樂經之和。亦兼及之。後皆倣此。上章揚曾子至孝德。以稱其禮。此贊夫子聖德。以明其讓。能以禮讓治國乎何有。此所以綸之也。夫子

在下位而在上之君猶皆慕德如是況於爲政乎是邦卽指衛國言之按孔子從魯于政而不行遂去適衛與聞國政亦不用周流四方皆不遇也惟齊君問政亦唯一時設問未嘗有與國政之事故知是邦卽衛也魯衛之政兄弟是其徵也子禽疑問夫子之至於衛也必與聞其政事求而聞之與抑自君與之而令得聞與孔子屢至衛而此曰必聞則其毎至而得聞也可知矣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凡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顯著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温良恭儉皆以其德之著明者言之蓋四者仁義禮知性之德發見于外者聖人盛德光輝之妙借四字以發之贊美之體宜爾蓋温温仁和厚之德良良知易直子諒之心恭恭禮莊敬之容儉節儉義制之意也其諸語辭猶言其諸乎也人他人暗指執政之人也言夫子有斯德而辭讓不得已以聞之然今所問夫子之求之也其諸唯以温良恭儉耳非求之也如夫當時之人無

德不讓爲名與利而自競而求之於不與者殆有天壤之異耳夫子渾然美德可謂一篇之標繩百世之師範也聘義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夫子固無私求且莫行而不讓故子貢明表四德示於讓以得之其德輝耀於人也如是誰敢不仰其與之也明矣詩云温温恭人秩秩德音是也請又證之以履卦履者禮也夫子既懿文德其道德積載所謂富以其鄰者履禮至於是邦也邦君亦必與之聞其政不履禮何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虎取君位猛勢而有交

禮之用和今禮讓得其和履政位故得不咥人其道乃亨也以文言之温良仁知也天光之象恭儉禮義也兌澤之象夫子讓以得之素分履其道禮之所立故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然而視履考祥退可以安道所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也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是亦異乎人之求之也學者宜潛心求道於此矣子貢有口才今贊聖德於是發妙言之機也又嘗以美玉比喩夫子今於此章則欲求善賈而沽之蓋子貢之求也

己又其德容之盛瑩然美玉而四德之稱其實比德於玉亦可謂善盡形容之美矣自非琢磨之功如子貢者其孰能與之哉觀其與言詩之章而可知也

以上五章學而第二解係行敎是為第二段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前詳論禮讓盛德之極功學之道至是而盡矣以下五章屬忠敎今更竣敎端亦及孝之終至此三次孝道以明百行之本也次語禮和又與此章相綸蓋以書為經否卦象之仁敎也言父在子事之常見其行而其志則不可易視故可觀察其志慮如何所謂承顏順志是也父沒哀慕在喪猶若父存長觀其志而其行則不可復見故可觀念其行業如何所謂善繼善述是也三年不忍改革於父之道可謂為孝矣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是也

䷋亦否象可以觀焉故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父在者天之象父沒者地之象又乾乾父為親坤坤順為子則是人子孝親豈不否卦之象乎夫孝者以繼志述事為盡孟莊子

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蓋在所當改而不改故曰是爲難能焉況於善道乎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能繼父之志不墜先業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上章說孝道全備此論爲政之禮以相綸有仁德而後有禮文上云父之道此云先王之道皆繼業述志之言也夫父子親成而君臣義正禮由此行是言禮和之要亦禮讓之義特此篇典法乃夫子所祖先王之道是也蓋以禮爲經泰卦配之禮教也而樂經之和亦兼敎之禮上下之典禮也和和順也猶和羹之和禮所以明人倫而和所以厚人倫也記曰禮天地之序也樂天地之和也是也用由也又動也小者小人謂小民大者大人謂大君也禮之用和寧也爲貴先王之道斯和以爲美小人大人共由之是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各有典秩而禮道行矣儒行云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是也今按和止和耳奚爲貴也而道也法也可貴焉是正訓也然按禮運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吾得坤乾焉坤乾卽泰也蓋此

章取法於此。是變體也。小大由之和道斯行。故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今地上同于天。天下同于地。此其禮之用和爲貴也。乃泰象可以見。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乃可以天下和平也。按小大之宰禮典以和人民見周禮。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今有所不行者。惟知和之爲和而和之。不以典禮節制之。遂流和柔陷惰慢。斯和亦不可行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若夫財成不得道。則上下易位。彝倫敗斁。不爲暴行者幾希。然則和豈貴乎。先王之道。可不爲貴焉乎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前語先王之道。以見禮樂之要。此說信義之濟以示因親之和。乃和順之禮。而信義之有節文也。故次上章以論之。前後二章皆有子傳古訓。復歸於篇首孝弟之言。可見和順孝弟亦爲仁道之本也。蓋春秋爲經。同人以配之義敘也。信義節也。恭禮文也。因親姻也。又義者君臣之大義。禮者上下之

典禮親者同宗之親族也信即義節而鈌大義之信信非其信言不可復行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即禮容而敗典禮之恭恭非其恭可蒙耻辱故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即因親而亂親族之因因非其因親戚不可和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詩云因心則友是也宗本為宗族之義然此章有子之意言宗孔門而學之蓋明友因相規之道以識魯君臣也是春秋經義學者察諸向者子貢賛孔子之德而諷衛執政此有子述聖學以諫魯可見各報忠於國之學而皆可以宗與周道矣

聖學漸盛天下同心歸之是則同人之象也聖人以民心為心故天下之人無不同心今此言信義恭禮近遠因親宗孔門而學之豈不同人乎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渉大川利君子貞時有子習禮樂守信義以語政治同合聖道故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文章就有道而正焉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之正也雖應其正而未能以自行聖德故云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孔子聖德天光有子賢德離明同德相通之象故曰君子以類族辯物信之近於義恭之近於禮因之不

失其親。亦所以明辨其物矣。魯姬姓。於周爲同族。雖然不義不禮不親。而欲宗于天下。寧可宗乎。故曰。同人于宗。吝道也。有子先誠信義。後諭因親。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至次章。乃大師相遇者。可以見也。子曰。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同臭之言。其臭如蘭。其此之謂乎。亦可宗也。

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姬姓之國。可以繼周者。當時以爲魯衛也。故前序將宗魯以與其政之旨。此論君子好學而適用之義。上章人不知。與此章朋來之義。以相綸矣。蓋易爲經。大有以配之。知教也。辭亦皆取諸易。夫飲食無厭之物。而居佳教之所長。故志道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切於求道。不暇求飽安。實忘寢食。敏力於事業。而愼行於言語。易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是也。猶愼言行。不敢自足。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必就有道之師。而正其是非得失焉。則可謂君子之好學也已。按此章。將終學而之業。弟子各就正焉。則爲政之所以始也。今曰有道者。蓋夫子自道也。不曰有德而曰有道。

則其謙也夫子師唐虞三代之德大有其道豈不大有乎大任以敎之天下同歸聖門故謂之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也群賢弟子漸進于道可以磨德受鑒可以辯正不正既已就而正焉不爲政又何爲故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是爲政之所以與也再考有子禮者曾子仁者子夏信者也子禽亦問子貢爲信者子貢知者也獨未見義者蓋夫子大有備體爲義人正得五德之名矣前章惟曰信近義耳他未言義今以夫子爲義人者何也曰夫

子於此篇明人倫尤重君臣之義以道之有子之言即是也不獨有子之言學而一篇皆爲義訓夫子之所以感而脩春秋也若以篇序言之學而義也爲政知也八佾禮也里仁仁也即可以見夫子之義人而維持敎道矣更考其敎先父子要君臣及昆弟朋友惟於夫婦曰易色蓋其有別也又此所謂好學者蓋指曾子矣他弟子則未能躋茲也於哀公季康子之問顏子獨以好學對而未及曾子時曾子童蒙德未顯邪此篇不載顏子然見次章貧而樂富而好禮云者正是顏子之德行儻其

今也則亾之微意歟。且此篇因漸設。篇漸六鴻各正進乎道。亦符六賢之名。此就而正焉。則所謂鴻儒君子。而大師克相遇也。又進以正。可以正邦者。其斯之謂乎。學者宜佩服以進德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此次前章明精業之功。蓋以詩爲經。豫卦象之信教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今子貢之問是也。回也其庶乎屢空。今夫子之答是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謂衛武公恂慄威儀之德。切磋道學也。琢磨自脩也。子貢引此。其怜悧如斯。蓋億則屢中者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斯之謂與。諸。之也。往。既往。來。將來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暑推移。而四時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子貢達知斯理。始可以言詩也。夫子豫喜其漸進於學。問答抑揚。其意甚悅樂。貧而樂。富而好禮。尤鳴德興詩。豫樂之象。可由觀焉。夫樂者。聖人之所以

明德化民移風變俗莫善乎樂所謂切磋琢磨是其象故曰豫剛應而志行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此篇興斯學而奮起乎王道所謂居賢德善風俗者其將薦之君上使爲其政乎

以上五章學而第三解屬忠敎是爲第三段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與前章相綸又繫或政之條也蓋春秋爲經謙以象之義敎也學者必有欲速沽諸之病故抑之云然其唯君子知命故不患人之不己知是照人不知而不慍唯知人始可共適道夫知人曰聖知己曰明古今人主與廢存亾是繇于知之與不知可不察哉子曰智者莫大乎知賢今此章學而之終以知人爲敎則可見爲政之知敎己在茲起端緒矣按哀公十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時無明王無人知之者孔子有所感乃因魯史作春秋以盡忠誠潔白之義蓋此章之義當之矣抑亦明聖述作之謂也既成有道之正而自居謙終業於茲恭敬遜讓其道莫不亨故曰謙亨君子有終盛德恭禮厚之至也今不患人之不己知者是坤地安貞

之象。又上無明知坤暗之象。患不知人者。此艮止積德之象。可觀夫子謙謙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蓋聖人擇人之際如是。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斯有功而不德。是撰者以此章終此篇之旨也歟。按學而末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關。首章坤順之意。此則謙遜之義。兩兩相照。以為學之軌則也。故始之以不知不慍。終之以此章。學而一篇所以成終始者。可見坤謙互為應變也。又自學而至此總十六章。首形望夜。坤暗之象。到于此象晦夜。亦謙闇昧之象。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亦可見其陰暗之世矣。次為政以德者。蠱道元亨。當朔旦革政之義也。而此章之語。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慕於外。亦謙謙之義也。論語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以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一書所以成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于此歟。噫是經綸之微意也。

論語經綸卷之一終

大垣藩　野村煥　高木寬　同校